太平御覽

八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文部一

敘文

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曰鄭子産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士莊伯不能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論語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

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桓寬鹽鐵論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氷費日
損功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滋未必
實才與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
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
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
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
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

士之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也發於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

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沈約宋書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弥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玉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逾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
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源其飈流所始
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縟采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
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

陸景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
墨之悉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文心雕龍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
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
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

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皥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眇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爲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稷益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詠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憂患繇辭炳燿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珎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設教著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弥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

而不貫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臨篇綴翰必有二患理鬱者始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粮貫一爲拯辭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

又曰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

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功艷此脩體而成勢隨變而立
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牙雜譬言五色之錦各以本采
爲地矣
又曰夫薑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沿學能在天才故才自
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
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
意於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合德文采必霸才
學褊狹雖美少功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
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
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慱則辭叛變故多尤而爲事賤且
寸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
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

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壯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事理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宋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尓已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胷懷常爲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金樓子曰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也傳古今者爲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爲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者爲鴻儒也若劉子政楊子雲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

文人文人轉爲鴻儒也
又曰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四焉夫子門徒轉相師授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爲辭賦則謂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唯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訐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若夫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强相附會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末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兹以爲伎術或狎之以

爲戲笑未聞強學自立和樂愼禮者也
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爲文章吳興
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
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
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
不可增減世爲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
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多不全了斯處縱
有會此者此必不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已來
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
陸顏謝去之弥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
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

思至斯則稱情謬於玄黃擿句着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欲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員外散騎常侍起

之子文好新率不拘舊體梁武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皃也乃以摛爲侍讀王爲太子轉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宮體之號自斯而起

又曰齊王嘗問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艷

後周書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

詩

文心雕龍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尒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堯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敗徳五子咸諷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王澤弥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以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聲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王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録三百餘篇朝章

國采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見
擬於前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
豫優歌遠見春秋邪滛童謡近在成世閱時取徵則五言
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放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
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觀其結躰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
物惆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
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曁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
轡以騁節王徐應對望路而争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
榮序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
之巧驅詞逐皃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用也及正始明道
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若
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詞譎義貞魏之遺直也晉世群才
稍入輕綺張左潘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或折文以爲武或流靡以自研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
於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
雕采而詞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儁
也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家
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必窮力而追新此
近代之所竟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鑒撮舉同異
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
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
合其潤茂先擬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
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
通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爲易其難也方來矣至
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迴文所
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

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孰教尔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文章流別論曰詩言志歌永言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此注兹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聲成爲節
顔延之庭誥曰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誦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宫

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遠李陵衆作揔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栢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好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等十二人詩皆上品曹植詩其原出於國風其骨氣高奇辭彩華茂情兼雅怨躰備文質粲然逸古卓尔不群嗟乎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門用文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王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劉楨文躰出於古詩伏氣愛奇動多震絶楨骨氣凌霜

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彫潤恨少然自陳思已往楨稱獨
步張協字景陽詩其原出於王粲文章華靜實少病累又巧
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遠實曠代之高
才其辭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阮籍詩其
原出於小雅雖無彫斲之巧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
幽致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矣
陶潛詩其原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躰省淨殆無長
語篤意真古辭興婉媚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
華清靡豈直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之宗也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
藝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
職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宣布詩詩林曰宣帝詩歌之名選好事者依鹿
鳴之聲習而歌之

魏書曰李康字蕭遠性介立不和俗爲鄉里所嫉故宦不進嘗作遊九疑詩明帝異其文問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爲隰陽長卒

晉書載記曰李壽奢侈殺人以立威其臣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時賢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

又曰桓玄既篡欲引用孟昶問其人於劉邁邁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但父子紛紛更相贈詩爾玄笑之而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勑擬樂府比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彫繪滿眼鍾嶸詩評云靈運詩其原出於陳思雅有景陽之體嶸謂若人學多才

情寓目輒書內無文思外無遺物其繁且富宜哉然名章
秀句處處間起妙曲新聲駱驛奔發類青松拔木白玉映
竹末足以貶高才也
又曰謝惠連方明之子也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
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惠連則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
神工非余語也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為將軍秣馬光但書馬柳吾浪反柱為詩頌不親馬事
梁書曰丘遲字希範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詩評云范雲婉
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義淺
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文州氏酋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討平之軍

還帝宴群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詩云奇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僬僥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又曰齊蕭愨字仁祖爲太子洗馬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乙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顏黃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又曰王晞爲常山王司馬晞恬憺寡欲不以世務爲累時謂之方叔司馬常遊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時至明日承相西閤祭酒盧思道問晞昨已朱顏得無魚鳥致怍乎晞笑曰昨陶然以

酒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哉

又曰辛德源嘗於邢邵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隋書曰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

唐書文苑傳曰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封舡破失期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解釋之乃止

又曰錢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家寄江湖嘗於客舍月夜

獨吟遽聞人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恠而志之及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謡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絶唱是歲登第

又曰元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爲友工爲詩善狀詠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穆宗在東宫有妃嬪左右甞念及稹篇詠者宫中呼爲元才子至是極承恩遇甞爲長慶宫詞數十百篇閭里竟爲傳唱

又曰劉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居易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甞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争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一二

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作者不在此數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閒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

世說曰夏侯孝若作周詩成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孫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東市潘後至石謂潘曰安

仁卿亦復尒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
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詩
又曰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文士傳曰張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顏氏家
訓曰王籍入若邪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
以爲文章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金樓子云有何贈智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
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
國朝傳記曰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
巳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
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國朝雜記曰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

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國史補曰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宴百寮賦詩群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又曰杜佑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謂之准勑惡詩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賦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列爲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歌詠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以惻隱古訓之義也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語設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擨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又曰武帝以安車徵枚乘乘孼子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留皋與母居年十七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皋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慢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皇太子生賦皋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又曰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爲難亡是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歸於節儉因以諷諫天子天子大悅時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游天地之間意

又曰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懲齊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後漢書曰王延壽字文考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

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

又曰李充字伯仁少以文章顯名賈逵薦充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魏志曰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篇固當面試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使各賦植賦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吳書曰張紘作柟榴枕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紘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美之談非其實也今景在此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魏畧曰卞蘭獻賦賛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寳鼎

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
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奏之文帝以爲工賜絹千疋
晉書曰孫綽絶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之皷吹
也甞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
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
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危懼孫綽上疏言不可温
見綽表不悦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
事耶
又曰顧愷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博學有才氣甞爲箏賦
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琴不賞者必當以後出相遺深識

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仕爲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帝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梁書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勑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今之世矣
又曰沈衆字仲興好學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武帝制千字詩衆因注解與陳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命衆竹賦賦成奏之手勑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尓祖
北齊書曰劉晝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

十餘年而荅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唐書曰獲嘉主簿劉知幾著思愼賦以刺時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文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又曰文苑傳李華字遐叔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後唐書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於文賦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子常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楊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祢衡傳曰黄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卮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佳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作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

拓宇於楚辭者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
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
文斯盖別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漢初辭人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洞其
風王揚騁其勢臯朔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
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若
夫京殿苑獵述行叙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端於
唱序亦歸餘於總詞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詞以理篇寫送
文勢觀夫荀結隱語事義自懷宋發誇談實始淫麗枚乘
免園擧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 鳥致辨
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贍雅張
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偉之風延壽靈光含飛
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篇必

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
底績於流製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
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
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
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差玄黃文雖雜而有實色雖糅而
有儀此立賦之大躰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首
逾惑躰要遂使繁華析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
此楊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宋玉大言賦序曰楚襄王既登雲陽之臺命諸大夫景差
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玉受賞又有能爲小言
賦者賦之雲夢之田而賦卒乃賜玉田

楊子法言曰或問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壯夫不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婬若孔氏之

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凉録曰禿髮傉檀子歸年始十三命
爲高殿賦下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善之擬之於曹子建
又前秦録曰符堅宴羣臣于逍遥園將軍講武文官賦詩
有洛陽年少者長不滿四尺而聦慱善屬文因朱彤上逍
遥戲馬賦一篇堅覽而竒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慶虬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
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焉
又曰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黄衣翁謂之曰子可
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上　賜　錦四匹
又曰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
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神化所主耳子雲學相
如爲賦而不逮是故雅服焉

又曰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相關
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
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
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
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揔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
其傳也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身終不復敢言作賦之
心矣
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曾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
曰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好
賦吾固不及矣
三國典略曰齊魏收以温子昇邢邵不作賦乃云會須作
賦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

何禎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禎遂
造賦上甚異之
又曰棘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爲丈夫出身不爲孝子
則爲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爲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
之賦
桓子新論曰予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
追及業作小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
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地以手收
之覺大少氣病一歲余少好文見子雲工爲賦頌欲從學
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魏文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
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此七子者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幹之玄猨漏卮

團扇枕賦雖張蔡不過也陳琳阮禹之章表書記今之儁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
魏文臨渦賦曰余從上拜墳乘馬過水相佯高樹之下駐
馬書鞭爲臨渦賦
世說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
門庭户席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時人皆有
譏訾思意甚不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
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
遂爲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讚述焉陸機入洛欲
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第雲書此聞有傖父欲作
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
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彛溫甚恨之嘗以問宏宏曰尊君稱位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故不敢顯之溫曰君欲何爲詞宏即荅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溫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抽刃於曲室問袁君賦云何忽袁急而荅曰大道尊公何言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治民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胡奴乃止

金樓子云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世余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手士衡矣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來去之意尒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杜黃

裒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文部四

頌　　讚　　箴

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又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彬蔚

文章流别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録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楊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

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
頌失之遠矣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
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累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已
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雅容
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故事資變正頌主告神故義必純
美魯以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燕
之恒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三
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屬興又覃及細矣至於秦政刻文
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
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
述僖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有異其褒
德顯容典章一也原夫頌惟典懿詞必清鑠敷寫似賦而

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式之域榆楊以發藻
汪洋以樹儀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如斯而
已
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
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
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
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
而抒情素
又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
黄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後漢書曰帝召賈逵因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治脩古禮巡狩方嶽崔駰上西巡頌
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問侍中竇憲

曰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以爲上客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從之

魏志曰黄初三年黄龍見鄴西漳水中山王袞上頌賜黄金十斤

晉春秋曰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

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劉君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尒日不得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邪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興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色

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敏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正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

藏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崔鴻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于道周從

者不識雋曰唏此詩所謂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
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
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于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
傳曰外髙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
於是内外臣寮並上甘棠頌

南史曰梁大同中甞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
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茘曰此頌典裁
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
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後周書曰顔之儀幼頴悟三歳能讀孝經及長博渉羣書
好爲詞賦甞獻神州頌辭以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乗
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

隋書志曰北齊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
主以爲未能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李德林宣旨云臺卿
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
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疋
鄭玄別傳曰民有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附文辭鄙略
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
也
又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
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鶬庚鳴秋風厲而蟋蟀
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監擊轅中韶感於和也臣
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竒之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讃讃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文心雕龍曰讃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賛蓋唱發之詞也及益賛于禹伊陟賛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詞者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讃即古之遺語也至如相如屬詞如賛荆軻及史班書記以讃褒貶約文以惣録頌體而論詞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任雅動植必讃讃兼美惡亦猶頌之有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槃桓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照灼以送文比其體也發言雖遠而致用盖寡大抵所歸

其頌家之細條也

李充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美也

晉書曰嵇含紹之孫也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之文不加點其畧曰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旣非其所没有餘辱粹有愧色

又曰衛恒字巨山爲黃門郎善草隷太康元年汲縣人盗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者最爲工妙恒悦之故竭思以贊其美

世說曰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伊遂以書扇

箴

文心雕龍曰箴所以攻疾除患喻針石垣
又曰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
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絶
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人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
功銘辭代興箴文萎絶至楊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
二十篇及崔胡補綴摠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有徵可謂
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
失淺温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多事寡潘君乘輿
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眞巾履
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
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經銘題於器名用雖
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理貴
弘潤取其要也然天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

銘實用寧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矣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周書曰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非其臣妾也卿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左傳襄元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百官各以箴以誡王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者芒芒禹跡芒芒遠貌也畫分也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九道九州之道也啓開也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

范曄後漢書曰崔琦字子瑋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
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誡之冀不能受作外戚箴

晉書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
而知敬重華

又曰文帝子齊王攸武帝時爲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其
略曰無曰父子之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靡二或容潘崇
諫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
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世以爲工

後周書曰齊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羙之休徵後
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

唐書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綽獻太醫箴曰寒暑滿天
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端潔
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

心正無斜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漬之聖情超遥萬方頼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上深嘉歎降中使勞問

又曰敬宗遊幸無度李德裕獻丹扆箴六首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又有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等箴文多不載帝甚嘉之

胡廣百官箴叙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

崔瑗叙箴曰昔楊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

爲九州及二十五管箴規臣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碑

釋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於是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道陌之頭名其文謂之碑也

文心雕龍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已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不精允其序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

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辭洽之來亦
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於碑温王郗庾詞多枝離桓彝
一篇最爲辨裁矣此碑之致也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
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照紀鴻懿必見
峻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
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
之區焉

禮記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柩用羽葆大夫葬
用輴二綍二碑御柩用茅士喪用國車二綍無碑又祭義
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猶繫也）

東觀漢記曰竇章女順帝初入掖庭爲貴人早卒帝追思
之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

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

其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又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已久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丹於碑使工鐫刻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晩學咸取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乗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文

又曰鄧艾字士載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更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晉書曰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工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又曰郭璞爲庾氷筮曰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氷子爲廣州刺史碑生金爲桓溫所滅

又曰杜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又曰孫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

又曰扶風武王駿嘗都督雍梁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

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又曰唐彬爲幽州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
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
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王隱晉書曰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
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齊書曰竟陵王薨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爲立碑文云人蓄
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油素絹也筆所以理書也）
三國典略曰梁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
爲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王
美之
又曰陸雲吳郡吳人曾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
經途讀其文歎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於高祖高

祖召兼尚書議郎頊之即眞
後魏書曰衛操桓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劉石之亂勸桓
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右軍封定襄
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
裔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有德無祿大命不延背
棄華殿雲中名都遠近齊軌奔赴梓廬時晉光熈元年秋
也皇興八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
又曰尒朱榮字天寶美容兒幼而明決長好射獵葛榮之
叛也榮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彎弓而誓曰中
之則擒葛榮應弦而殪三軍咸悅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
其所號曰雙兔碑
唐書曰賈敦實宛朐人也貞觀中累除饒陽令時制大功
已下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

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郭實去職復刻石頌其政德立
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爲棠棣之碑焉
又曰貞觀中議封禪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
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
又曰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文及自書鐫刻既畢戊申上御
安福門樓觀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諸寺皆造幢蓋飾以金
寶窮極瓌麗太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
導從士女觀者塡噎街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
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苑傳曰李邕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
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
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有文集七十卷其張幹公行狀洪州放生碑批韋巨源謚

議文士推重之後恩思例贈秘書監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有國人傳寫諷念馮定所
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
山記以代屛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又曰李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顔真卿書李陽冰篆
額後人爭摸寫之號爲三絶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詔韓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
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
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之　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蕭俛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
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
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又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

然阻絶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僶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
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從之
又曰李絳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旣爲神
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
絳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
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
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
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
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
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　有之罘嶧山
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
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
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

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
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
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
乖况此碑旣在安國寺卽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
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
納之
後唐史曰魏帥楊師厚於黎陽山採巨石將紀德政制度
甚大以鐵爲車方任負載驅牛數百不由道路所經之處
或壞人廬舍或發人丘墓百姓瞻望曰碑來碑石纔至而
卒魏人以爲應碑來之兆
禰衡別傳曰黄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
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日各歸章陵
自恨不令吏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遇皆識其中央第四行

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其字恐不諦耳因援筆書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着耳章陵雖知其才明猶嫌有所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誤所疑兩字故如正平所遺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武謂脩曰卿解不荅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王肅荅詔問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乎于踐祚之壇宜矣

晉令曰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獸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尓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荆州圖記曰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叅佐為立碑着故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

盛弘之荆州記曰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見傷及胡石之亂舊墓莫不夷毀而此墓儼然至元嘉六年民飢始發説者云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未裝雕刻之

飾爛然畢備

齊道記曰琅邪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枚存餘皆崩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壠相連多崩敗又太學讃碑一所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立碑今四存二敗

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陳登碑文並蔡邕所作

酈善長水經注曰昔大禹導河積石踈決梁山所謂龍門矣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

祠祠前有石碑三所碑字湮滅不可識也一碑是太和中
立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禹碣磨古不昧
虞喜志林曰贛榆縣有始皇碑潮水至則加其上三丈去
則見三尺行有十二字
異苑曰吳郡岑淵碑在江乘湖西太元村人見龜從田中
出還逐其元處萍藻猶着腹下
金樓子曰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
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鈎深猶
稱碑賦如一
國朝傳記曰魏文貞之薨也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
爲人所間詔令掊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

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

牢復立碑焉

又曰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

日而後去

李綽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

重難製述之意

國史補曰韋貫之爲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

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

之子圖不朽於貫之縑帛萬疋貫之舉手曰寧餓不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文部六

銘　銘志附　七辭　連珠

銘

釋名曰銘者述其功美可稱名也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列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爲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智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周禮夏官上司勳職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由羌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勳成王業若周公者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者也民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也司馬法曰上多前虜也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饗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鬴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王隱晉書曰張載字孟陽隨父牧在蜀作劍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劍閣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勒徙洛陽晷影於襄國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函置于建德前殿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國漏刻乖舛乃勑員外郎祖暅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為文其序曰乃詔臣為銘按倕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書曰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於其上以陳盛德

穆天子傳曰天子觀春山之上乃爲銘蹟於玄圃之上以貽後世謂勒石銘功德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端冕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恐懼而爲誡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爲慎書銘隨身自誡其冠銘曰寵以着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

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劒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
則覆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
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
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
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堯之居民上也
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
幷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
威彊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爲誡隨之身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當右階之前
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誡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
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
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網羅者也豪末不札如豪之末言微者札拔也將尋斧柯誠能慎
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
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
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也江海雖
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嘗與善人誡之哉戒之哉
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
信詩云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行身
如此豈口過患哉孫卿子說此又載也○又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
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
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我頌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奥而不鈎故言滿天下而無
口九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不愧然生鍼其口自拘廣庭
終身乂手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見欹器焉（欹）孔子問
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　常置於坐側
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後之君子感誠之至追而作銘
楊子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心雕龍曰昔軒轅帝刻輿以弼違太禹勒筍簴以招諫
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誠之訓周公慎言
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列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

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
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周勒肅慎
之楛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
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鍾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
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諡銘發幽石噫
可怪也趙靈勒跡於潘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
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
亦有疎通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陰之碣序
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古全橋公之鉞則吐納典謨朱穆
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新器鑊准武銘而事
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
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惟張

載劒閣其才清彩迅足駸駸後發前至銘勒崏漢得其宜矣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旣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符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色言可采録

三輔決録曰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事見黃香集

銘志附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朝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古丘然後即化封於北郭山焉晏然處死乃命刋名埋於墓前種松栢五株至今茂盛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陳都門馬鳴跪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其所跪之地深二尺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乃以水洗之　其文字古異左右莫能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葬此乎於是終葬此焉

博物志曰魯閹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頌還葬二人復出掘土得石槨有銘曰四體不勤孰爲作生不遭遇長附託賴得二人發吾宅閭里祠之

又曰衛靈公葬得石槨銘云不逢箕子靈公奪之我里

七辭

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觸七舉七誤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廣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調咏楊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楊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閒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纒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没其諷喻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　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文心雕龍曰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

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田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艷辭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騁鄭聲曲終而奏雅樂者也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尒矣

連珠

傅玄敘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

固喻美辭壯文體裁弘麗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然其旨
篤矣貫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典
文心雕龍曰楊雄雖小而明潤矣此文章之枝流暇預之
末造也自此已後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珎潘勗之
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
醜捧心不關西子之嚬矣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意
致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
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宋書劉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云希世之寶
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
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
惡付廷尉上别遣勑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
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意終日縱酒少時

卒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爲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輕其禮有德必昌兵賤於義無思不服

又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御製上

尚書臯陶曰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漢書曰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

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
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方腫反 弛廢也斥逐也其令州縣察
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又曰武帝幸河東祠后土顧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宴飲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
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
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
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曰顯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
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令校書郎賈逵為之
訓解
又曰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魏志曰武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遇物必詩及造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横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能屈敵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子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甸間築室都徐方量運宜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悲傷

魏文帝紀曰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百篇號曰皇覽

晉書曰嵇仲堪爲黄門郎孝武嘗示仲堪詩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宋書曰高祖過彭城置酒命紙筆爲詩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

後魏書曰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作有大手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後詔策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

三國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學詞彩溫麗捃摭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敘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梁書曰武帝賜張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
慙夙昔得人斯爲盛率承詔往復六首
又曰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勑在朝辭人沈約已下
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詩爲工
隋書曰陳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思令後宮美人習
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
其不久兆
又曰大業三年幸榆林啓民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
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
向日開呼韓稽顙至休屠繼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
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國朝傳記曰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隷薛道衡
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鷰泥否煬帝爲

鸞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獨不下帝帝每銜之冑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又曰牛弘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唐書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洎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朝多孜孜求之若不及數年之後天下晏和遂於聽覽之暇留精文史叙事言懷時有制作天才宏麗興託玄遠著作鄧隆請編次之詔不許

又曰太宗著金鏡述以示群臣其辭曰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贊詠不能已

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凜然競懼如履朽薄然
人君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迹
興滅不同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至於滅亡終
身不悟豈不懼哉觀理亂之本原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
常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
不肖則受天下之禍社稷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
安有危亡之禍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
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
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
紂躭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
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知爲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
世予謂之愛也且夫人有寬躁強柔之志愁樂貪慾之心
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

平此禀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割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駮吳起曰昔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濟猛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安民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古人云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

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之棟梁也子思三代以來君有所好民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弦鄭衛多進降懷脂粉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爲永戒夫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好於鄒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况於凡人乎治主思賢如農夫之望歲哲后求人若旱苗之思雨亂君嫉勝巳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暫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舡之汎巨浪毀在不遥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外量不以盛碩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無謬矣有明主有暗主漢祖攝衣於

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郄湯留情於伊尹龍逢被戮於
夏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
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覩漢祖郄湯仰其有德行譬若陰陽
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郄湯豈非
麒麟之類乎觀夏癸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政令不行寒
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蠭蠆爲害夏癸商辛豈非猛獸之儔
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
世有七年之旱剪髮爲犧千里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
懼而脩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
云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録人之
材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論之實難何
者輕凌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
乙有雷震之禍郄紂致分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

不得耕女不得蚕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傜百姓家給上無急命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己之所賢未必盡賢衆之所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即爲失才知惡不黜則爲禍胎又人才互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卿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從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以安身隨君情而殺之易牙是也棄己之命存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公讎袁盎是也捐身而執節孤立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

意宰韜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以永鏡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之戮五員竭誠為國終罹賜劒之禍乃君之過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趙高韓信黥布陳狶之儔此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之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國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禮非惟損己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厲行實為君子又為凡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衆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委伏凡才則言愚闇數言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怨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寛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為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深根

固本之内相而伊尹傳說世所希逢至如鎮積氷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遺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忘而不遺則枝葉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以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天藻但學以為巳聊書所懷想達見群賢不以為嗤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誡慎神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其詞曰昔隋李崩離天綱弛紊波濤沸四海氣霧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壯疲於兵甲老弱斃於飢寒骸骨白城流血千里宮闕變為禾黍中原化為寇場余以弱齡屬當厄運思靜大難以濟蒼生秣馬揮戈風驅電掃剋平八表臨撫萬方聊因暇景

載懷興亂歷想前代暗君庸王莫不恃其智力則輕侮聖
賢騁其文才則不尊道德縱其口辯以飾非肆其姦言以
拒諫昏迷酒色習近讒邪暴疾黎元窮其轍跡傾危莫悟
以至滅亡明鏡不遠於焉自鑒

又曰魏徵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
文并御書公卿士庶競來摸寫車馬塡噎日有數千時人
號其碑爲二絶文與書也

又曰太宗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年穀大登
水潦不能爲害天下旣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隟與公等舉
酒酒旣酣各宜賦一事太宗賦尚書其詞曰日昃翫百篇
臨登被五典夏康旣逸預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𣅀巳
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

又曰太宗征高麗廻次營州詔遼東戰死骸骨並集柳城

東南有司設太牢以祭之大宗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涙
帝親爲文祭之曰忠烈盖世佐賢明軌志身徇國先哲良
規惟尒等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劒提戈摧城陷陣冒鋒
刃而不顧赴湯火以如歸殞命戰塲殘形寇壘膏原潤鉞
身喪名存搖落寒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山川
宛其不殊存亡颯焉非昔然則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
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去一
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
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尒遺靈酒俎旣陳
蒐其斯享
又曰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師楊震墓太
宗自爲文曰惟君資華嶽之竒氣稟金方之秀質艷忠篤
以成性應時運而挺生彈冠贊務弼諧帝道正色立朝周

行以肅坐槐燮理鼎餗載調值安德不昇政由近習氣殄王衡日微黄道君慨然忠憤乃心王室昌言正議屢犯於逆鱗霜簡且繩志袪於時蠹而運屬陵夷道消賢哲不納嘉猷遂嬰嚴綱方弘至治遽夭天年英傑云亡邦國殄瘁斯乃緬想高蹤可爲長歎朕省方班瑞言事東巡瞻墳壠於道周想風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將與歸千載如存依然何遠行潦致屬君其饗之

又曰高宗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誡以示侍臣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又上表請揔名爲天訓并請注解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材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書飛白書賛以賜中書門下三品户部尚書戴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中書侍郎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賛皇猷議者以戴郝寛厚而李崔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顯慶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絶令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脩習舊曲冬十月辛亥太常上書謹案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曲名

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楊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勑依

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輙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輙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令悉教訖並皆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

又曰玄宗製令長新誡一篇須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義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尓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青旌勸農其唯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又曰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

之儉陋知作勞而居逸念中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
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寮及編國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
梅已佐鼎麴糵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
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群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
貽厥後昆芳
又曰玄宗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上詩曰魯衛
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
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又曰天寶八載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製仁孝詩
六章親札於步障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